

T 5238.07/464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2 1960

28

伍伍陸

古文世編卷之五十五

宋書五行論

沈約

宋書天文志

宋高祖劉裕論

宋明帝論

宋書謝靈運傳論

顏延之傳論

臧燾等傳論

謝瞻等傳論

恩倖傳論

七賢論

索虜論

論樂歌

志序

宋禮書序

內典序

良吏傳序

古文世隱逸傳序

進宋書表

奏彈王源

簡麟士

與徐勉書

報博士劉沓書

郊居賦

高松賦

桐賦

修竹彈甘蕉文

法王寺碑文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謝東宮賚園啓

張縉

懷音賦

離別賦

南征賦

古文世編卷之五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宋書五行論

沈約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
明雖可以知從德復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
臯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剝鼎雉庭穀
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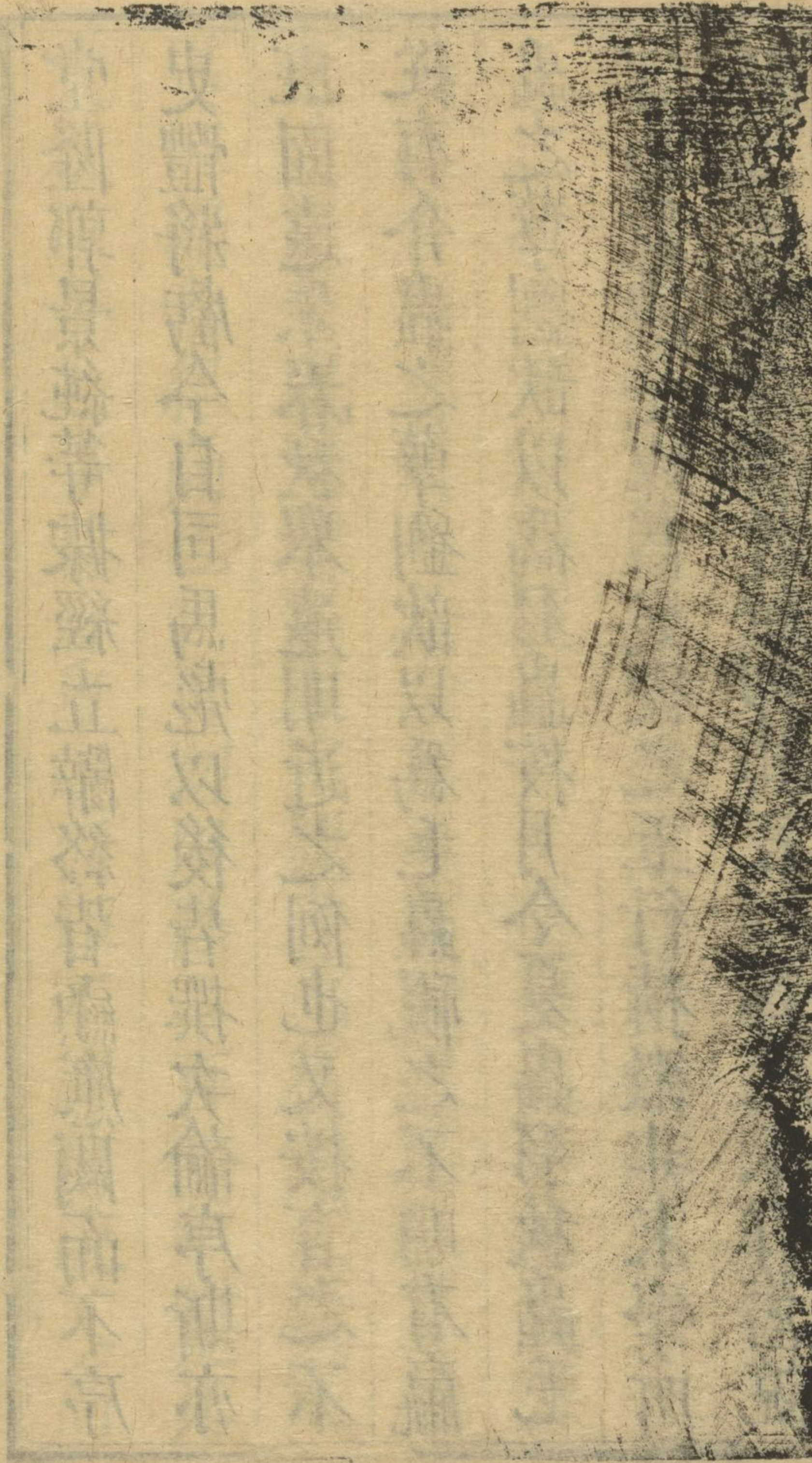
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青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朔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鴻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災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說又高

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爲毛蟲視之不明有羸蟲之孽劉歆以爲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末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竝卽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宋書天文志

沈約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蓋天三曰渾天
而天之正體經無前說馬書班志又闕其文漢
靈帝議郎蔡邕於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
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
多所違失惟渾天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
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
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
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器而無本書前志亦



闕而不論本欲寢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
 以著篇章臯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絕勢路
 無由宣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
 其意時闔官用事邕議不行漢末吳人陸續善
 天文始推渾天意王蕃者廬江人吳時為中常
 侍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依乾象法而制渾儀
 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
 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
 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

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
 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
 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
 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
 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
 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
 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
 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
 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

遠者亦二十四度并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
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
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
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
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
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
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
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
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

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并二十五度出寅入
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
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
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
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
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
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并二十五南北相覺四
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
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

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
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
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度
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
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
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
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
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筭
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齊洛書甄

耀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
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
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續
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
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
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
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
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
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

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傍萬五千里句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

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歩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歩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耀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歩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三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歩

古文世編 卷之五十五 七
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
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
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
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員如彈丸而陸續造渾象
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
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
形正員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相違背古舊
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
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

古制局小星辰稠穢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
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
分分之三也御史中丞何承天論渾象體曰詳
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員
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陽谷日之所出西至
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之魚化而爲鳥
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
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
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於注海日爲陽精

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於
補復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徑大之數蕃說近
之太中大夫徐爰曰渾儀之制未詳厥始王蕃
言虞書稱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
日月五星是也鄭玄說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
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禫是非也渾儀義和
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璣衡其所由來有原
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
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竇見有七政之言因

以爲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之讖緯史遷班固
猶尚惑之鄭玄有贈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
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
蕃之所云如此夫候審七曜當以運行為體設
器擬象焉得定其盈縮推斯而言未爲通論設
使唐虞之世已有渾儀涉歷三代以爲定准後
世聿遵孰敢非革而三天之儀紛然莫辯至楊
雄方難蓋通渾張衡爲太史令乃鑄銅制範衡
傳云其作渾天儀考步陰陽最爲詳密故知自

衡以前未有斯儀矣蕃又云渾天遭秦之亂師徒喪絕而失其文惟渾天儀尚在候臺案既非舜之旋玉又不載今儀所造以緯書爲穿鑿鄭玄爲博實偏信無據未可承用夫璇玉貴美之名璣衡詳細之目所以先儒以爲北斗七星天綱運轉聖人仰觀俯察以審時變焉史臣案設器象定其恒度合之則吉失之則凶以之占察有何不可渾文廢絕故有宣蓋之論其術竝疎故後人莫述楊雄法言云或人問渾天於雄雄

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若問天形定體渾儀疎密則雄應以渾義答之而舉此三人以對者則知此三人製造渾儀以圖晷緯問者蓋渾儀之疎密非問渾儀之淺深也以此而推則西漢長安已有其器矣將由喪亂亡失故衡復鑄之乎王蕃又記古渾儀尺度并張衡改制之文則知斯器非衡始造明矣衡所造渾儀傳至魏晉中華覆敗沉沒戎虜績蕃舊器亦不復存晉安帝義熙十

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雖舉不綴經星七曜文帝元嘉十三年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立黃赤二道南北二極規二十八宿北斗極星五分爲一度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轉儀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以分爲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宮以白黑珠及黃三色爲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黃道蓋天之

術云出周公旦訪之殷商蓋假託之說也其書號曰周髀髀者表也周天之數也其術云天如覆蓋地如覆盆地中高而四隕日月隨天轉運隱地之高以爲晝夜也天地相去凡八萬里天地之中高於外衡六萬里地上之高高於天之外衡二萬里也或問蓋天於楊雄楊雄曰蓋哉蓋哉難其八事鄭玄又難其二事爲蓋天之學者不能通也劉向五紀說夏曆以爲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遲故日與列星

昏俱入西方後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東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遲於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以此明月行之遲於日而皆西行也尙難之以洪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疾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遲不敢進也星辰西行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歷皆違之迹其意好異者之所作也晉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造

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地有居靜之體天有常安之形論其大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不同之義也喜族祖河間太守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窿當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而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曰嘗覽漢書云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欲以推日之長短信以太極處二十八宿之中央雖有遠近不能相倍今昕天之說以爲冬至極低而天運

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炎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然則天行寒依於渾夏依於蓋也按此說應作軒昂之軒而作昕所未詳也凡三說皆好異之談失之遠矣凡天文經星常宿中外官前史已詳今惟記魏文帝黃初以來星變爲天文志以續司馬彪云

宋高祖劉裕論

沈約

史臣曰漢氏載祀四百比胙隆周雖復四海橫潰而民繫劉氏懔懔黔首未有遷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服衆故能坐移天曆鼎運雖改而民未忘漢及魏室衰孤怨非結下晉藉宰輔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權用基王業至於宋祖受命義越前模晉自社廟南遷祿去王室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溫雄才蓋世勳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

斯以後晉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釁
末桓玄藉運乘時加以先父之業因基革命人
無異心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
凶翦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
宇至於鍾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
康之初功實靜亂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
遜殆均釋負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魏晉采
其名高祖收其實矣盛哉

宋明帝論

沈約

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
足以遺之來世也太祖負扆南面實有君人之
懿焉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
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姿徒見昆弟之義未識
君臣之禮冀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
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
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雖天倫之重義殊凡戚
而中人以下情由恩變至於易衣而出分苦而

食與夫別宮異門形疎事隔者宜有降矣太宗
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剪落洪枝顧不待慮
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
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從
來遠也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
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
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
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
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
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
高誼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
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邇相師祖雖清辭麗曲

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
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
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
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子
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
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
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相詭降及元康潘
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綍旨星稠繁文綺
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
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于柱下博
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
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
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
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
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
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
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

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
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
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
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
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
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
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
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
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
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
哲

才學乎此而據筆數鼻陵繼

人言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

吹管律在公... 此言非... 成日...

顏延之傳論

沈約

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既事無同
 濟為子為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馬也文道路軍
 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臯陵讎
 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誥
 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
 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
 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桑榆憂
 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從事况顛沛之道慮

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險情賢否臆斷萬不值一
由是仕憑借譽學非爲已崇詭遇之巧速鄙稅
駕之遲難士自此委筭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
退以取世資庠序黌校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
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
議創國學官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獲
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
之遺典天子鸞旗驚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
旒黼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髮未
之前覩亦一代之盛也臧肅徐廣傅隆裴公之
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爲雅俗推移立
名於世宜矣潁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南周
王子河內何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見稱
於後學蔚之路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
云

沈約

謝瞻等傳論

民生所資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為民天是以
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
嗜疎寡奉生瞻已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餐
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
濟乏龜貝之益為功蓋輕而事有譌變姦敝代
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工事逸末業
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
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

綵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爲事
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
盈尺旣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
其爲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
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
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
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
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
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
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
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
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旣而蕩滌園法銷鑄
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世
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
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
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
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
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
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
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
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
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

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辯大人
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皆闥之
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
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
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
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
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
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
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

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痍構於牀
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
悉方艚素縑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
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
權倖之徒惛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
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第宗王相繼屠勦民忘
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
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
倖篇云

七賢論

沈約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
世道所莫容風邈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
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
誅鉏勝已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
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
朝進仕暎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
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木黃精終於假
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

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爲有塗若率其恒
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
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
齒不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
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已旣託其迹宜慢其形慢
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酒之
爲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
旣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
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銜杯舉樽
之致囊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
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駭且人本
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
人之與其誰與哉

括宇宙爲念逮于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劔
銳挫鋒閉重嶮而自固于時戎車外動王命相
屬裳冕委蛇輶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
或爲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壹宮車甫
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
之開定司兗而兵無勝略棄師隕衆委甲橫原
捐州亘水荆吳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冤
就虜遂蹙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勢弱邊
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麥歲

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
命相屬青徐兗冀之間蕭然矣而自木末以來
並有賢才狡算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鞬凌厲
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羣虜至於狸伐
纂僞彌煽凶威英圍武略事駕前古雖冒頓之
驚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
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
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
而斥神華胡旆映江寧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

喧惶犬子內鎮羣心外御羣寇役竭民徭費殫
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旣而虜縱
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
跼高天踏厚地而無所控告彊者爲轉屍弱者
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
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
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
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
鷲赴時衝泥靡託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

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
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略頓
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
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于歲連屬
逮泰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
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旄旗卷舒僅而後克後
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奔司兗再舉而喪徐
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
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

古文世緒 卷之三十三 二百六十三
車騎之地南習水鬪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
駒出自冀北梗柎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
分區域也若謂氍裘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
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
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
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論樂歌

沈約

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含靈抱智以生天地之
間夫喜怒哀樂之情好得惡失之性不學而能
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則爭鬪喜則詠哥夫
哥者固樂之始也詠哥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然則舞又哥之次也哥詠舞蹈所以宣其
喜心喜而無節則流淫莫反故聖人以五聲和
其性以八音節其流而故謂之樂能移風易俗
平心正體焉昔有娥氏有二女居九成之臺天

帝使鸛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旣而發視之鸛遺二卵五色北飛不反二女作哥始爲北音禹省南土龠山之女令其妾候禹於龠山之陽女乃作哥始爲南音夏后孔甲田於東陽蒼山天大風晦冥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後析榛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哥始爲東音周昭王南征殞於漢中王右辛餘靡長且多力振

王北濟周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處作哥始爲西音此蓋四方之哥也黃帝帝堯之世王化下洽民樂無事故因擊壤之歡慶雲之瑞民因以作哥其後風衰雅缺而沃淫靡漫之聲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而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餞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談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東之齊至雒門匱糧乃鬻哥假食旣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謂其人不

也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韓娥還復爲曼聲長哥一里老幼喜躍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遣之故雒門之人善哥哭效韓娥之遺聲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之齊人綿駒居高唐善哥齊之右地亦傳其業前漢有虞公者善哥能令梁上塵起若斯之類並徒哥也爾雅曰徒哥曰謠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

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吳哥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枕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屬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別立八書片文隻字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

示忘向之悲也乃厚賂遣之故離門之人善哥
天效韓娥之遺聲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
之民皆化之齊人綿駒居高唐善哥齊之右地
亦傳其業前漢有虞公者善哥能令梁上塵起
武東晉宋以來節節曾贊曰徒哥曰謠凡樂章
高生十五年子白甄今之屬最也吳晉辭曲並出

志序

沈約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春秋是也言則尚書
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杙之篇皆所以照
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
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
外剏立八書片文隻字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
違前式網羅一代條流遂廣律曆禮樂其名不
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貨殖平準
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

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洪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為詳洽固並因仍以為三誌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為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冝載述者也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為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為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寄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

地少川源是故鄙豐潦滴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洫沾漑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為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

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
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
音衆器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
雅鄭謳謠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
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饒
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
先訓以義今樂府饒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
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饒章
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
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
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
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
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
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
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謀窺覬不作握河括地綠
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
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之玄秬之祥朱草白鳥之
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

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
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
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
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
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兗朝爲零桂之士夕爲
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混淆
職方所不能記自我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
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雝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
逆自扶莫而累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

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
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旣而民單戶約不可獨
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
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
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
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
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
註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
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何承

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
證引該博者卽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爲一
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
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
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覩妍媸而愛嗜異情取
捨殊意每含毫握簡杼軸忘餐終亦不足與班
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爲後之君子削藁而已焉

宋禮書序

沈約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
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
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
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襲稱
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
卽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
之變而已且閔于議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
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已而不師古秦氏以

古文世緒 卷之五十三 三十一
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
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
集後漢衆注以爲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
頗不同矣况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
隨事立自漢末剥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
覬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
則荀顗鄭冲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
乖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
悉載今抄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

內典序

沈約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
所窺自並識同犇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翺動殊
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火宅輪鶩人壽颺
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延路情靈起伏萬
緒千名能仁權跡四門旣非悟道之始假滅雙
樹寧有薪盡之實而天人瞻慕髮髯興情範金
琢玉圖容寫狀靈姿炫日寶刹凌雲或設鬼神
之功或資體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

古文世統 卷之五十五 三百
龍章八彩瓊華九色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
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為言未始或異也而
經紀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袞異卷分或詞
義離斷或文字片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
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觸物
未悟學致迷惑是故曲辯精靈栖心妙典伏膺
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
事以例分義隨理合論功約廣尚於斯矣

良吏傳序

沈約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
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
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以儉抑身
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
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
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充費由府
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
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

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暮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卽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比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

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練繡道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欒綺節珠窻網戶雙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莅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偽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治

莫從今採其風迹粗著者以爲良吏篇云

隱逸傳序

沈約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蓀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爲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舉世

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濱傲傲然顯出俗之志乎遯世避世卽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卽是見稱之號號曰裘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蓀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蓀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旣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雞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爲隱之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日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旣聞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以此爲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及逸只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爲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

其餘夷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進宋書表

沈約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跡炳虞書西伯戡黎功
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
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媯之美自非
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
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
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
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
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

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于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徇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

古文世系 卷之三十三 四十四 二百九
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
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
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間閭小才述一代盛典屬
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踖汗亡厝本紀列
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
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
臣約誠惶誠恐頓首死罪死罪

奏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
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
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
崑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
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厮庶販鬻祖曾
以爲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
世業可懷欒郤之家前徽未遠旣壯而室竊貲

莫非卑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聞而
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
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宸輿言思
清敝俗者也臣實懦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
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
源嫁女與富陽浦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
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
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而
託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
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
吳郡浦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
計溫足見託爲息鸞資婚王源見告窮盡卽索
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
郡正閣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
下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
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
士庶莫辨浦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歿武秋之後
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浦連姻實駭

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
資施衿之費化克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
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卽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
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
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蕪
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
作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黜
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
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媁之黨革心於來日臣
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
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
聞

卷之五十五

禁土卿事破姑賊官品惠資越出碑奉日齒以
 罕參詰詰以具事及然所試官禁險益長轉下
 氏之效亦對於昔亦不較之黨華以飲來良司

簡麟士

沈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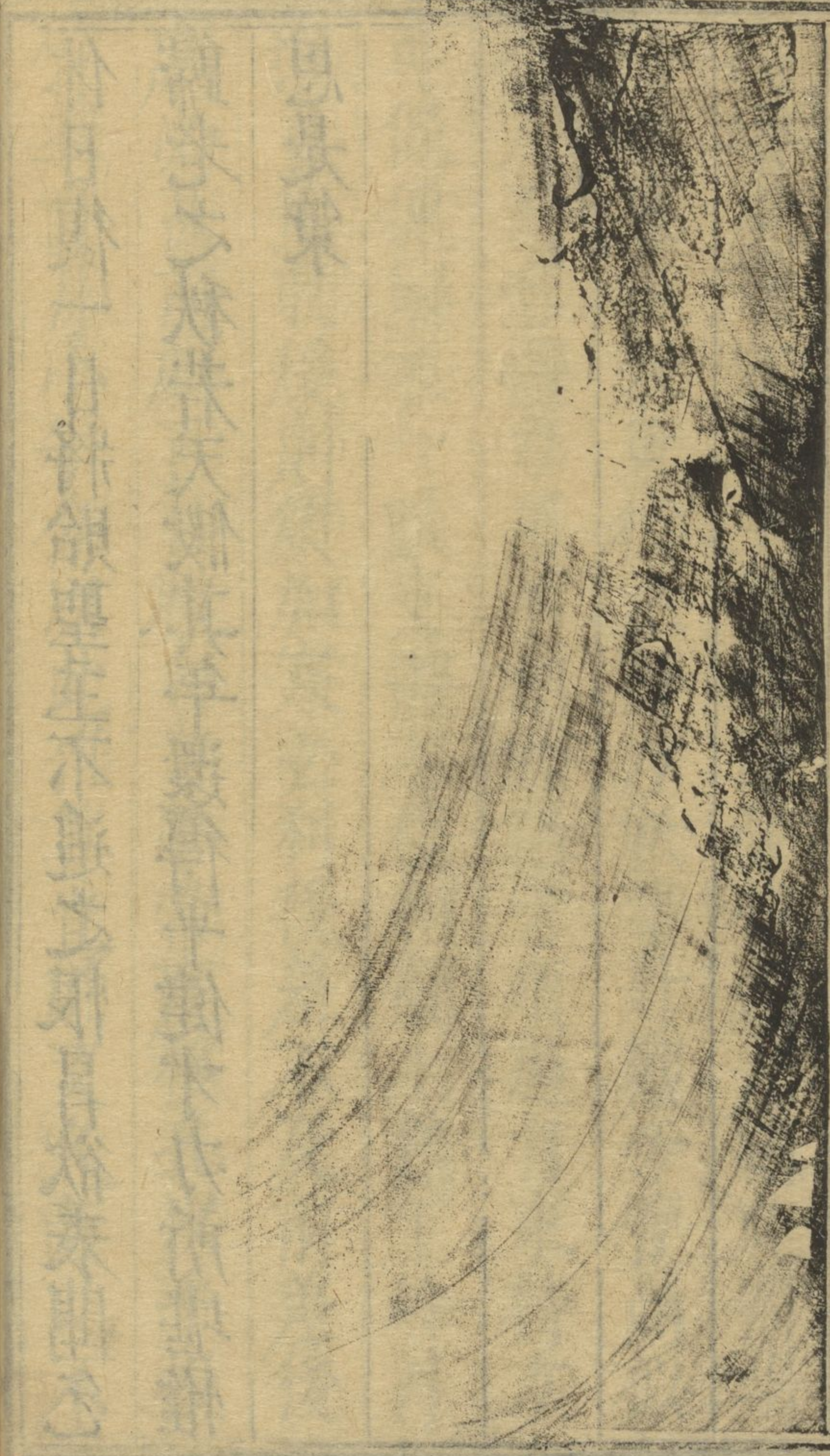
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
 不拊衷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沈冥自
 遠幽貞之操義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
 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旣鄉內所豐清川亦
 坐臥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鳥齊美哉約少不
 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宿願冀幽期可
 托克全素履與尊戈釣泉臯以慰閒暮則生平
 之心於此遂矣

與徐勉書

沈約

吾弱年孤苦傷無菴屬往者將墜於地契濶屯
 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為已望得小祿傷
 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
 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
 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
 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
 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
 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

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
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
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
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旁覽尚似
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
可僂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
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
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
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
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
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
思是策



報博士劉沓書

沈約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時奪日暮
 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激懷清曠結宇
 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伸長
 游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
 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
 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
 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
 卷諸篇並為名製又山寺既為警策諸賢從時

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剪巢織宿楚而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旣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草則蘋萍芡芰菁藻蘼菹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其陸卉則紫龜綠菴天薯山韭鴈齒麋舌牛唇堯首若乃園宅殊制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芬鬱吐綠攢朱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其林鳥則翻泊韻頡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鶯雜響或斑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頰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鴈天駒澤虞秋鷺寒鷺修鷁短鳧翅抨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鱗巨鱧碧鱗朱尾修顛偃雒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舍風雲而吐潤孤嶺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欵跨郊坳素煙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時

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獸依庭而莫駭魚
物沼而不網晚樹開花初英落盡異林而分丹
素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
動芬芳襲余冰懸堦而帶坻雪縈松而蔽野屯
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傷余情之頽暮憂與
愁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歡殊方而並失時復
託情魚鳥歸閑蓬草傷闕吳娃前無趙瑟唯以
天地之恩莫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
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以何言羞愧心之非一

高松賦

沈約

鬱彼高松栖根得地託北園於上邱依平臺而
養翠若夫蟠株聳幹之懿含星漏月之奇經千
霜而得拱仰百仞而方枝朝吐輕烟薄霧夜宿
迷鳥羈雌露雖滋而不潤風未動而先知旣梢
雲於清漢亦倒景於華池輕陰蒙密喬柯布護
葉斷禽蹤枝通後路聽騷騷於旣曉望隱隱於
將暮曖平湖而漾青綠拂繪綺而籠丹素於時
風急攏首寒浮塞天流蓬不息明月孤懸檀欒

古文世編 卷之五十三 三十四
之竹可詠鄴枚之客存焉清都之念方遠姑射
之想悠然擢柔情於蕙圃涌寶思於珠泉豈徒
爲善之小樂離繳之短篇若此而已乎

附桐賦

龍門之桐遠望青葱專巖擅嶺或孤或叢枝封
暮雪葉映晝虹抗蘭橈以栖龍拂雕窗而團露
喧密葉於風晨宿高枝於鸞暮合影陽崖標峰
東陸俯結玄陰仰成翠屋乍髮鬢於行雨時徘徊
於丹轂遶齊綵於碧林豈慙光於若木

修竹彈甘蕉文

沈約

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蕘蘊崇農
夫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
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
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舍丈階綠寵渥
銓衡百卉而予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
爲已力風聞籍聽非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
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
園同訢自稱雖慚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

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弘
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
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
甘蕉左近杜若江蘼依源辨覆雨草各處異列
同欵既有證據羗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
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彫之心
蓋闕葵藿傾陽之識憑籍慶會稽絕倫等而得
人之譽靡卽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
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
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徒
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雲匪由觸石

度之彼岸濟方割於有頃撲既

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彫之心

會稽絕

法王寺碑

沈約

昔周師集於孟津漢兵至於垓下翦商肇乎茲地殪楚由乎斯域慧雲匪由觸石法雨起乎悲心驅之仁壽度之彼岸濟方割於有頃撲旣燎於無邊陸旗風靡水陣雲披縈山爲堞失其九天之險負疑爲隍曾無一葦之闕昏師反接僞牧泥首掬指則河舟尚虛委甲則態嶺非峻乃按兵江漢誓衆商郊因斯而運斗樞自茲而廓天步業隆放百之功高伐殷濟橫流而臣九服握

古文世編 卷之五十三 三百〇一
乾綱而子萬姓眷言四海莫不來王此惟余宅
寧止西顧臨朝夕之濬池帶長洲之茂苑藉離
宮於漢舊因林光於秦餘迴廊敞而複殿重起
連房極睇周堵如雲銘曰往却將謝災難孔多
炎炎烈火森森洪波聚爲丘岳散成江河俗緣
浮詭真諦遐長匪因希向曷寄舟梁標功顯德
事歸道場初初法衆同茲無我振錫經行祇林
宴坐或思寂滅或念薪火惆悵二明徘徊四果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約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
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
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
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
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公含辰象之秀德體
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
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天經地義之德因
心必盡間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

冰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
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六幽允洽一
德無爽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
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蒞事之年軍麾命服之
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
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
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龕世拯亂之情獨
用懷抱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
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

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
綸誥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帝出于震日衣青光
方軌茅社俾侯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
儲命帝難其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
三善仰敷四德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
獻替帷扆實掌喉唇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
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
出納惟允劔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
臨戴納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

式贊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蘇奧壤任
切關河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全趙之袷服叢臺
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鸞
舊吳作守東楚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
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
訟兩讓而同歸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
熙氓庶不能尚也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衿帶中
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鄴
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閩外莫先建麾作

牧明德攸在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澤無不漸
蠖蟻之穴靡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
而被遠自巳而及物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
並運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
牧人不覩晨飲之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還居
近侍兼饗戎秩候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
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
升降二宮令績斯俟禁旅尊嚴主器彌固禹穴
神臯地埒分陝江左以來常遞斯任東渚鉅海

南望秦稽淵藪胥萃藿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
比屋郭壘之內雲屋萬家刑政繁舛舊難詳一
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
車敷化風動神行誠恕既孚鉤距靡用不待赭
汙之權而姦渠必翦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
誅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
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
感達民祗非待期月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
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
臥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北指嶠潼平塗不過七百
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蠻陬夷徼重山萬里
小則俘民畧畜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
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
成羣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
歷政所不能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
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
永明八載疆場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

揚旆漢南非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牛酒
日至壺漿塞陌失義犬羊其來久矣徵賦嚴切
唯利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公扇以廉風孚
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金
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雛雉必懷豚魚不
爽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椎髻髻首日拜門
闕卉服滿塗夷歌成韻禮義旣敷威刑具舉疆
民獷俗反志遷情風塵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

次宿乘停菑喙蝗弗起豺虎遠跡北狄懼威關
塞謐靜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方欲振
策燕趙席卷秦代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
陽而遘疾彌留歛焉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機
參請門衢並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
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寮如賓
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於
四境夷群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郛邑
並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劈面

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爲言遠有慚德神
駕東還號送踰境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
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
楚囊之請惟幾而彌固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
二宮軫動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
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
允副朝端兼掌中衛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遘
沈痾緜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勉膳
禁哭中使相望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
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若此移年癯瘠敗貌
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分
命懿親台牧並建對繁弱以流涕望出阜而含
悲改贈司徒因謚爲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
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
玄言肇悅之麗篆籀之則窮六義於懷抱究八
體於毫端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考取睽之妙
流睇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
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

古文世統 卷之五十五
幽關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德冠
生民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憚留梁
摧奄及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凡我
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
思所以克播遺塵做之穹壤乃刻石圖徽寄情
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
去國五曜入房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本枝派別
因萊命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懷青

拖紫崇基巖巖長澗瀾瀾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景星
蒸哉實啓洪祚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應期誕德
絕後光前幾以成務覺在民先位非大寶爵乃
上天爰始濯纓清猷濬發升降文陛透迤魏闕
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涉夏踰漢政成期月用簡
必從日新爲盛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夭
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胥攸詠羣夷蠢蠢巖別
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挈妻荷子負戴成羣

古文世緒 卷之五十五 六十四
迴首請吏會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彼蒼
如何興山止簣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
邦國殄瘁齊隕晏平行哭致禮趙俎昌國列邦
揮涕况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與雲陛
階毀留攢川汎歸軸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遵渚
號追臨波望哭無絕終古惟蘭與菊塗由帝渚
朱軒靡駕東首瑩園卽宮長夜逝川無待黃金
難化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謝東宮賚園啓

張纘

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
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
屏避諠塵傍山臨流而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
李之夏陰對逕開軒採橘抽之秋實而王畿陸
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必
待使越之棗別館河陽亦資牧荆之富此園左
帶平湖脩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逸
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每贖春迎夏

古文世編 卷之五十五 二百十一
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瞰戶牖不異
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
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懷音賦

張纘

西平劭陵王以親賢近能作蕃夏首下走叨竊
時命驅傳湘羅久託下風素蒙淑顧及塗經鄆
郢淹泊累旬君王彈隨珠於千仞乃貽之以麗
則詩曰懷我好音敢爲懷音賦云爾
伊宗周之令望巡召南而述職襟帶鄖夏之鄉
宣條江漢之域服詩書於懷袖抱仁義於曾臆
總九德以棲身橫四溟而撫翼循微躬之末迹
謬馳傳於衡嶷由洞庭而左轉指鄱醴而爲期

仰芳塵於夏汭路將近而彌滋棹陵波以過驚
舟望浦而倦遲自清光之未覲逾一紀以歷茲
敢憑情於往昔逢君恩之未遺陪桂苑之良遊
接蘭臺之高會旣醉酒以飽德亦傾羞而緩帶
感平原之愛客傷岐路之難留戀西園之餘賞
泣南浦之徂舟結煩言於將贈情有重乎琳球
顧龍門其不見過夏首而西浮申服義之未沫
長寄言於還郵

離別賦

張纘

大常劉侯前輩宿達余在統綺之歲固已欽其
風矣及理棹江干攬涕還望采蕭之詠不覺成
篇

彼劉侯之矯矯承世德之清輝挺荆衡之箇籥
輝江漢之珠璣昔相知於一定逾盛衰乎二紀
豈因媒以成親非彈冠而來仕分自諧於金石
情宜符乎蘭芷忘時輩之先後略相知之年齒
及胥遇於雲閣又方駕而聯曹宵擁衾而暗語

畫稅鞅以遊遨案方前而等食衣共體而同袍
猶合歡之蠲忿如來蘇之釋勞唯吾人之與子
今諒不言其已召在百代而奚殊雖千年而同
調寧風波之所移豈流俗之能要非高唱而云
擬逢下士而或笑隔願言於信次尚眷眷而興
懷矧雲崖之遠訣抱離袖而長垂顧龍門而掩
涕瞻郢路而何偕在驚禽之屢感迫徂年之長
暮眺湘沅之分流遵洞庭之永路山峻高而易
隱浦遭迴而難泝後啾啾而夜吟鶻騷騷而曉
度撫客子兮其何心能辭鄉兮別故共抱荃蕙
之遺芳共離披於霜露

南征賦

張纘

歲次娵訾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夫栖蝸之爭戰附螭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浮沈矜榮華於尺景總萬慮於寸陰彼忘機於粹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貞觀曾何足而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蒙三纜之休寵荷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

典校文乎六藝振長纓於承華眷儲王之上叡
居銜觴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華坊與禁苑
常宵盤而晝憩思德音其在耳若清塵之未逝
經二紀以及茲悲明離之永翳惟平生之徧能
實有志於棲息慙滅沒之千里謝韓哀於八極
如策棗之代用譬輪轅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規
諒無取於陳力逢濯纓之嘉運遇井汲之明時
懷君恩而未答顧靈瑣而依遲總端揆以居副
長庶僚而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高墉而無基
伊吾人之菲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奏舉
方驅傳於衡疑遵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
行搖搖於南逝心眷眷而西悲爾乃橫濟牽牛
傍瞻雉庫前觀隱脉却視雲布追晉氏之啓戎
覆中州之鼎祚鞠二川於茂草霜兩京於朝露
故黃旗紫蓋運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
歸命之銜璧爰獻璽於武王啓中興之英主宣
十世而重光觀其內招人望外攘干紀草創江
南締構基址豈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

詩斯于見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於茲四代
多歷年所二百餘載割疆場於華戎拯生靈於
宇內不被髮而左衽繫明德其是賚次臨滄之
層巘尋叔寶之舊堦蘊珠玉之餘潤昭羅綺之
遺妍懷若人之遠理豈喜愠其能遷雖魂埋於
百世猶映徹於九泉經法王之梵宇觀因時之
或躍從四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
將季翦洪柯以銷落旣觀蝎而逞刑又施獸而
爲詐候高逢以巧笑俟長星而懽噓何慄慄之

黔首思假命其無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覩而
聖作我皇帝膺錄受圖聰明神武乘壘而運席
卷三楚師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積決應若飈
舉於是殪桑林之封禘繳青丘之大風戢干戈
以耀德肆時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屏豔質
於傾宮配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升
平於茲四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教穆於上庠
冤申於大理顯三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
殊功於百王固無得而稱矣泝金牛之迅渚覩

靈山之雄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霄而竦狀標
素嶺乎青壁葺頽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湍批
衝巖而駭浪鏗千尋之峭岸滾萬流之大壑隱
日月以蔽虧搏風煙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
騰光而倏爍積霜霰之狂還鼓波濤之前却下
流沫以洊險上岑峯而將落聞知命之是虞故
違風而靡託訊會骸之詭狀云怒特之來奔及
漁人之垂餌沈潛鎖於洪源鑿幽塗於忠武馳
四馬之高軒不語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論臞
姑熟之舊朔訪遺迹今宣武挾仲謀之雄氣朝
委裘而作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於盛主勢
傾河以覆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
伊稷而未舉矧有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
貽笑於文景憂象賢之覆餗雖苞葉以代興終
夷宗而殄族彼儂石之羸儲尚邀之而俟福况
神明之大寶乃闇于於天祿造扁鍵之候司發
傳書於關尉據轅轅乎伊洛守衡津於河渭無
矯且以招賓闕捐繻而待貴實祗敬於王典懷

古世錄 卷之五十五 十一
三原
鞠躬而屏氣惟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兵採
風謠於往昔聞乳虎於窰成在當今而簡易止
譏鑒其姦情陋文仲之廢職鄙彰門之食征於
是近睇赭岑遙瞻鵲岸島嶼蒼茫風雲蕭散屬
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泝水泓澄以閤夕山
參差而辨且忽臨睨於故鄉眇江天其無畔遡
洄流而右阻遵長薄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寒
芳洲其誰翫息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靈宇得
舊名而猶存皆攢蕪而積楚相夫君之令問實
有聲於前古拯巴漢之廢業爰配名於鄒魯辨
山精以息訟對祠星而寤主每撫事以懷人非
末學其能覩嘉梅根於孝文尚乘肥於媵姬嗟
吳人之重辟憂峻網於將貽彼沈瓜而顯義指
滄波而爲期此浮履以明節赴丹爛其何疑信
理感而情悼實悽悵於余悲空沈吟以遐想愧
邯鄲之妙詞望南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
晉師之席卷豈藩籬而不庇攜老弱於窮城猶
區區乎一簣雖挈瓶之小善實君子之所識

六缺

字是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岱之芳
塵臨魚官以輟膳踐寒蒲之抽筠又有生爲令
德沒爲明神或捐家事主攜手拜親或正身殉
義哀感市人所以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
於上列並異世而爲鄰發曉渚而颺風苦神吳
之難習岸擢舟而不進水騰沙以驚急天暄暄
其垂陰雨霏霏而來集愍征夫之勞瘁每寒帷
而佇立由江施之派別望彭匯之通津塗未中
乎及絳日已盈於浹旬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
狀倒景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夷暢翻
光轉彩出沒搖漾岷山嶓冢悠遠寂寥青溢赤
岸控汝引潮望歸雲之蒼蒼揚清風之飄飄界
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
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羣飛沙
漲掩薄草渚竒甲異鱗雕文絳羽聽寡鶴之偏
鳴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悽
楚美中流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旣因之而設
險又居之而務德南通珠崖夜郎西欵玉津華

墨莫不內清姦宄外弭苛慝籬屏京師事有均
於齊德也眇匡嶺以躊躇想霞裳於雲仞流婦
娥之逸響發王子之清韻若夜光而可投豈榮
華之難擯羨還丹其何術佇一丸於來信徑遵
途乎鄂渚迹孫氏之霸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
倍之銳師在賢才之必用寧推誠而忍欺圖富
強以法立屬貞臣而日嬉識徐基於江畔云釣
臺之舊址方戰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喜欽輔
吳之忠諒歎仲謀之虛已處君臣而並得良致
霸其有以伊文侯之雅望誠一代之偉人禰觀
書以心服玉比德而譽均邁時雄之應運方協
義以經綸名旣逼而愈賞言雖間而彌親惜勤
王於延獻俾漢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與悲盛
業之未申汎蘆洲以延佇闡伍員之所濟出懷
珠而免讎歸投金以答惠彼無求於萬鐘惟長
歌而鼓柅慨斯誠之未感乃沈軀以明誓空負
恨其何追徒臨餐而先祭及旋師於鄭國美邀
福於來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窺允分

荆之勝略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於指大應侯
譬之木披所以居宗振末強本弱枝聞古今之
通制歷盛衰而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
體也酌忠言於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
匪閱顧社稷而懷憂服莊王之高義乃徵名於
夏州耻蹊田之過罰納申叔之嘉謀觀巫臣之
獻箴鑒周書以明喻何自謀其多僻要桑中而
遠赴若葆申之誅丹實匡君以成務在兩臣而
優劣居二主其並裕臨赤崖而慷慨摧雄圖於
魏武乘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并楚總八州之
毅卒期姑蘇而振旅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留於
蕭斧霸孫赫其霆奮杖邁俗之英輔裂宇宙而
三分誠決機乎一舉嗟玄德之矯矯思興復於
舊京招臥龍於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散亡之
餘弱結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漢紹四百於
炎精望巴丘以邐迥遵洞庭而敞悅沈輕舟而
不繫何靈胥之浩蕩眺君禰之雙峰徒臨風以
增想償瑤觴而一酌駕彩蜺而獨往爾乃南奠

衡霍北距沮漳包括沅澧汲引瀟湘滟滟長邁
漫漫回翔蕩雲沃日吐霞含光青碧潭嶼萬頃澄
澈綺蘭從風素沙被雪雜雲霞以舒卷間河洲
而斷絕回曉仄於中川起長飈而半減稅遺構
之舊浦瞻汨羅以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
而一致蘊芳華以襲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
之怨辭兼國風之美志譬彈冠而振衣猶自別
於泥滓且殺身以成義寧露才而揚已悲先生
之不辰逢椒蘭之妬美有驂騮而不馭焉遑遑
於千里旣踐境以思人彌流連其無已修行潦
之薄薦敢憑誠於沼沚謁黃陵而展敬奠瑤席
乎川湄具蘭香以膏沐懷椒糝而要之延帝子
於三后降夔龍於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
之靈旗撫安歌以會儻踈緩節而依遲日徘徊
以將暮情眇默而無辭愠秦皇之川幸尤土壤
以加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祀以祈福將人怨
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冥理以歸讐遂刊山
而赭木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夕

惕兢懼存問長老隱恤氓庶奉宣皇恩寬徭省賦遠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託終夏后開圖而䟽決太伯讓嗣以來遊漢臣祈仙而齊潔固是明王之塵軌聖賢之蹤轍也若夫屈平懷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史遷摛文以投弔楊雄反騷而沈川其風謠雅什又是詞人之所流連也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緇衣改敝古初抱於烈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通桓伯緒之匡濟鄧充時之紀述谷思恭之藻麗實川嶽之精靈常間出而無替也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神奔鬼化吐吸雲煙玉筍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尊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靜駕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榮之僂佺時髮鬢其遙見亦徃徃而有焉爾乃歷省府庭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割黔中以置守獻青陽而背質鄒生所謂還舟楚王於焉乘驛巡高山之累仞褒吳文之為宰彼非劉而入王皆國士而身醢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未

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之經始尋太傅之故
宅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尚開流而列
泉懷伊管之政術遇庸臣而見遷終被知於時
主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居之遠託豈理謝而生
全哀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修定祀於北
郭對林野而幽藹庶無吐於馨香祀瓊茅而沃
醑景十二以啓國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之中
微實斯藩而是賴顧四阜之紆餘乍升高以遊
目審山川之面帶將取名於衡麓下彌漫以爽
塏上嶽虧而重複風瑟瑟以鳴松水琤琤而響
谷低四照於若華疎千尋於建木冀囂塵之可
屏登巖阿而寤宿捨域中之常戀慕遊仙之靈
族是時涼風暮節萬寶西城華池迥遠飛閣淒
明嘉南洲之炎德愛蘭蕙之秋榮下名其於曲
榭採芳菊於高城樹羅軒而並列竹被嶺而叢
生翫棲禽之夕返送旅鴈之晨征悲去鄉而遠
客寄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所驚實鷹揚其是
掌或解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賞遵聖主之恩

刑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
 國闕小道之可觀寧畏塗其易克眇高衢而願
 騁憂取累於長纆聞困石之非據承烟戒乎明
 則愧壽陵之餘卜學邶鄆而匍匐也

古文世編卷之五十六

為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窮鳥賦

致僕射徐勉書

伏挺

戒子書

徐勉

報伏士標書

萱草花賦

答許亨道書

王僧辨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克

新宮賦

邢子才

廣平王碑文

與劉孝標書

劉之遴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潛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辨命論

劉峻

廣絕交論

自序

古文世編 山栖志 正十六

重答劉秣陵書

與宋玉山元思書

答劉之遴借類苑

文心雕龍自序

劉勰

史傳篇

神思篇

夸飾篇

物色篇

剡縣石坊

彌勒石像碑銘

舞馬賦

張率

繡賦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答陶隱居賚木煎啓

謝蒙賚朱櫻啓

諫陳寶應書

虞寄

與徐僕射書

釋真觀

神滅論

范縝

古文世編卷之五十六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為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昔人邀游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
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慙裏餘香從風且歇
掩屏為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
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

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為虛
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為喻聊陳
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

窮鳥賦

何遜

嗟窮鳥之小鳥意局促而馴擾聲遇物而知哀
翻排空而不矯望絕侶於夕霞聽翔羣於月曉
既滅志於雲霄遂甘心於園沼時復槍榆決至
觸案窮歸若中氣而自墮似驚弦之不飛同鷄
埒而共宿啄鴈稗以爭肥異海鷗之去就無青
鳥之是非豈能瑞周德而丹羽感燕悲而素暉
雖有知於理會終失悟於心機

致僕射徐勉書

伏挺

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旬故
 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况復恩隆世親義重知
 已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
 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覲東山之嘆豈云旋復
 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
 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
 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
 揚生沉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踳駁一日

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遠隆渥累牘兼翰紙縉
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
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
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
謳謠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娛腸
悅耳稍從擯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
二列頓遣方丈員案三柘僅存故以道變區中
情伸域外操彼絃誦賁茲觀損追留侯之却粒
念韓卿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貺
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
走馬行却出庾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
猶且攘袂浩浩白水窸與方欲蹇蹇是知君子
拯物義非徇已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
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
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
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即宗
絕跡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
尚復游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

慕之方念擁筵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
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
應流俗事等昌道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陋無
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
通人猶稱盛美况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槩
勿用箋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
更請潤訶倘逢子侯比復削牘

戒子書

徐勉

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
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
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
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
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籬不
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
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
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

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歛若
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
紛紜中年聊于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
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
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于斯慧日
十住等旣應營昏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
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
旣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
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
高門甲第連闈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
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
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
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脩東邊兒
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
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
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
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
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

華樓廻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荷葭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旣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當理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烏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于官旣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需之諸女爾汝旣居長故有此令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咸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

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勅略言此意政謂爲家
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乖舊業陳其始末
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
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
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履逍遙
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
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
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
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
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
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
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報伏士標書

徐勉

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
 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
 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
 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
 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
 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
 有加寵授飾茲簪帶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
 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為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

風塵良所欽挹况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
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
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逃聽傍求興
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耻鳥獸難
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鷓鷯無乖隱顯不亦休
哉吾智乏佐時才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
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
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侯無警作樂
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多幸但

夙有風欬邁茲虛眩瘖顛士安羸同長孺簿領
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
公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
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
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
覽復成誦流連縹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
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慙
德倘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
人扼腕式廬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

古文集 卷之五十六 江百九六
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
遲萱蘇書不盡意

萱草花賦

徐勉

覽詩人之比興寄卉木以命詞惟平章之萱草
欲忘憂而樹之爰有幽憂庭閒志靜高木列其
陰蘭芳糝其影翫叢蘓之爭芬悅羣根之競穎
或開紅而散紫或莖蓋於上春信茲華之獨秀
投金質於炎辰旣耀色以祛瘴亦含香而可均
不恃合歡之木無俟孫枝之筠同芰荷於闌暑
及蟬露乎首曼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
加名斯吉華而不豔雅而不質隨晦明而舒卷

與風霜而榮悴笑杜蘅與揭車何衆彙之能匹

答許亨道書

王僧辯

省告承有朝授良爲德舉卿掾尚惇深文藝該
洽學優而官自致青紫况久羈駿足將成頓轡
匡輔虛闇期寄實深旣欣遊處用忘勞屈而枳
棘栖鷓常以增歎夕郎之選雖爲清顯位以才
升差自無愧且卿始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
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
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寧限城闔存顧之
深荒慙無已

與尚書令王儉書
 吳國男子張克致書於瑯琊王君侯侍者頃日
 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克幸以漁
 釣之間鏃鏃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
 縱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徒
 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
 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為器者不易
 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
 之貴克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克

與尚書令王儉書
 吳國男子張克致書於瑯琊王君侯侍者頃日
 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克幸以漁
 釣之間鏃鏃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
 縱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徒
 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
 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為器者不易
 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
 之貴克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

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催乎之情
峰橫海岬影纓天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
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臯狎狂隴畔者實
由氣岬疏疑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
人孤秀神崖每遭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壓
於當年叔陽復舉鞬轡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
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
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澠池之上汎
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克

何識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
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繚
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
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
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
然千里路阻江山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
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
疆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
情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

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彥望
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
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
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
而菴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克昆西之百
姓岱表之一民蠶而布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
知已造時人騁遊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
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
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克爲
狂克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
胷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
其惟丈人而已關山負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
妄塵執事

新宮賦

邢子才

擬二儀而構路寢法三山而起翼室何大厦之
耽耽而斯干之秩秩豈西京之足偉故東都之
所匹爾其狀也則瓌譎屈奇瀾漫陸離峩峩崔
嵬巉巖參差若密雲之乍舉似鵬翼之中垂布
菱華與蓮蒂咸反植而倒施若承露而將轉似
含風而欲披土成黼黻木化蛟螭布紅紫之融
泄間朱黃之赫曦獸狂顧而猶動鳥將騫而以
疲木神水怪海若山祗千變萬化殊形異宜陰

梁北注陽鳥南施百楹列倚千櫺代支或據險
而形固或居安而勢危

廣平王碑文

邢子才

公分氣氤氳稟靈昭晉基構輪奐源流濬遠積
石莫之方委水不能喻山瀆效神辰昂降德自
天攸縱鬱爲時宗墻宇淹曠標格秀遠道亞生
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鏡被物望青松而比
秀干白雲而上征侍講金華參遊銅雀出陪芝
蓋入奉桂室充會友之選當拾遺之舉發言爲
論受詔成文碧雞在口靈虵在握方見建安之
體復聞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寮右道

被生民惠漸萬物鬱爲雅俗之表我成社稷之
鎮公孫聲動天下已非其倫管子光照鄰國孰
云能擬方謂膺茲多福降此永年奪搏風之逸
羽窮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岱宗之盛
禮而羣飛在辰橫流具及山崩川竭星竇日銷
崑岳旣毀玉石俱燼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泱泱
萬源落落千仞我有微猷金聲玉振志猶學海
業比登山踟躕緹袞絳帳韋編尋微啓奧敷理
入玄天地或終山河匪壽昔曰先民誰堪長久
立言立事責之身後式銘景行是爲不朽

與劉孝標書

劉之遴

間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
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蹟鉛
摘旣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作之
妙揚班傳也擅此專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
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
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閉志經
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
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潛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颻
 辛苦迄屆羶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
 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
 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
 節還持入塞馬銜首霜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
 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
 枕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劉潜
 孝儀啓奉教垂賜宜城酒四器歲暮不聊在陰
 卽慘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闕候莫能致笑
 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值瓶瀉椒芳壺開玉液
 漢樽莫遇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
 廢職仰憑殊塗便申私飲未矚壘耻已觀憤岸
 傾耳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密眦豈覲山高愈疾
 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忽賤卽事不欺酪酏之中
 猶知銘荷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劉潜
 孝儀啓奉教垂賜宜城酒四器歲暮不聊在陰
 卽慘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闕候莫能致笑
 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值瓶瀉椒芳壺開玉液
 漢樽莫遇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
 廢職仰憑殊塗便申私飲未矚壘耻已觀憤岸
 傾耳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密眦豈覲山高愈疾
 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忽賤卽事不欺酪酏之中
 猶知銘荷

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仁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

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薨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畊歌其芣苢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

時秀士也。璣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璣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微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

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環倚伏非可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微密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戡亂之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

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嗚顛額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

薇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岡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王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

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耻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禱杙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畊耘

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天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灑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語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貴賤貧富治

亂禍福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行殊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弒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何于公門高以待封嚴母掃

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脩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敷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

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憾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繡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蒨道協膠漆志婉戀於瑱篚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

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
能測而朱益州汨彘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
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
其惑主人忻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
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
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
疊疊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
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比朱生得玄珠于赤水
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驪其

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
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
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
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
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
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
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
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
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籍響川驚

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
摩頂至踵噫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列荆
卿湛宗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
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
閨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膏燭之
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麀脊鱗萃分鴈
鴛之稻梁霑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

籍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願蹙頰涕唾流沫
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叙溫燠則寒谷
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
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
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
駟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
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
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
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

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
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續衡所
以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
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何
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浮塵遇同土梗
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續
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堯之掩義荆南之跋
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

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
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
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
同賈鬻故譚拾譬之於闐闐林回諭之於甘醴
夫寒者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
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
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
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
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

何所見之晚乎然則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
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
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
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
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
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適文麗藻方駕
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
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
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

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闕闕
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陔至於
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
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
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
浦總帳猶懸門罕清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無動
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
命嶂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
舌下泣之仁寧慕郇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

古文世編 卷之五十六 三十三 二百九
巖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漸絕是以耿介之
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
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
誠畏之也

自序

劉峻

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秣陵縣暮月歸故鄉八
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永明四年逃還京師
後為崔豫州刑獄叅軍天監中詔掌石渠閣以
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余嘗自比馮敬通而
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
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
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
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

白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輾軻此三同也敬通當
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
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
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
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
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
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
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
遺之好事云

山栖誌

劉峻

夫鳥居山下曾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
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
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駁無異火炎水
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
闔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
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
川秀麗膏澤坱鬱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
林布濩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

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住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郭
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四
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
音楓楮椅櫨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
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搖白蒂抽紫莖櫛蠹莽
奪梢風鳴籟垂柯簷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
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
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蓉紅華照水
皁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
農隙時閑濁醪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
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樽置爵酒酣耳熱屢舞
嚙呶盛論廂庾高談穀稼不求於世不迂萬物
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
之警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峻

劉侯旣重有所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德音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劔空隴有

恨如何山之某開然想而技請以

言洪夏言室之若下燭其更之

之理到世現則不謂又太

而其入日寸首隨出備齊

則如依日其家粉而公余昔

也無而此採才也升為異

際對對重木而華而余亦入

重谷隱林刻以書

隱刻

與宋玉山元思書

劉峻

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

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輿輪靡息當是時也

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歎何則方鑿圓

杓齟齬難從翔鳥遊魚蹉跎不狎是以賈生懷

琬琰而挫翮馮子握璵璠而鍛羽天誕英逸獨

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性之

鎔範而荆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難

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

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囿空桑麻田無
負郭俛眉翕肩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鱗奮
翼或衣繡江塘或鳴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鐘乃
食萼跼若是吾子復何憂哉唯當纂兩仲之微
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僖死葬要離墓
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
與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劉峻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
采豐壘於紺紉閱微言于殘竹嗚飶膏液咀嚼
英華不知地之爲輿天之爲蓋靡測迴塘莫辯
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謀擗
管聯冊纂茲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
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冀
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
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
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絳邈黎獻
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
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
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
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
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

文心雕龍自序 劉勰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
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
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絳邈黎獻
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
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
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
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
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

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
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
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
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
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
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
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
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鞞悅離
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

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
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
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
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
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
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
應論華而疎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
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
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竝未能振葉以尋根觀

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
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
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固別
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
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
籠圈條貫摘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贊
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怙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
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
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夫銓敘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
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
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
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
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
分理唯務折衷案響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
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錡
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旣洗予聞眇眇來世儻
塵彼觀

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于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幽秘經文婉約丘明同耻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至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敘故卽簡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史

談世為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勩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辨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史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

遺親攘善之罪徵賄鬻筆之憇公理辨之究矣
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
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
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竝違經實何則
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為後法
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
亂秦呂氏危漢豈惟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
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平二后欲為立紀謬
亦甚矣尋子弘雖偽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敬

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至於
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
之作疎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
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
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要惟陳
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
至於晉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
韶續末而不終于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
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

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略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姓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竝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也閱石室啓金櫃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故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予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

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詮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悅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

同卽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
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
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
夫而盡飾逆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吹霜煦露
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嘆息者也故述遠
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
心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
能玷瑾瑜也姦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
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
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
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
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充秉
筆荷檐莫此之勞通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
情失正文其必如哉

神思篇

劉勰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咏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游神居曾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浴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

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釋辭然後使玄
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闕意象而運
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
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
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
竝驅矣方其擲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
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
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
在方寸而求之域外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

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
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
如含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
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
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
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
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
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
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

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
疑故踰久而致績難易雖殊竝資博練若學淺
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
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
然則博聞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
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
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
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
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
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
語斤其微矣乎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
 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難寫壯辭可得喻其
 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
 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
 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高極天
 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
 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
 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鴉音之醜豈有泮林

于夸飾篇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

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難寫壯辭可得喻其

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

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

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高極天

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

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

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鴉音之醜豈有泮林

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
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
差夸飾始盛相如馮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
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
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瑰奇則假珍於玉樹
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
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
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饜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
於朔野變彼洛神旣非蝸蝸惟此水怪亦非魑
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其事
義倏剝也若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
熠燿焜煌之狀光彩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
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
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
跼步辭入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
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咲竝論感則聲共
泣借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

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物色篇

劉勰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

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旣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漣漣擬雨雪之狀喑喑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虫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歲耨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

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灑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則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竝據要

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
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
紛迴而入與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
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
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章以爲功物色盡而情
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
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
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剡縣石城寺彌勒石像碑銘

劉勰

夫道源虛寂寞機通其感神理幽深玄德司其
契是以四海將寧先入威鳳之寶九河方導已
致應龍之書况種智圓照等覺徧知揚萬化於
大千摛億形於法界其靈起攝誘之權影現戲
遊之力可勝言者哉自優曇發華而金姿誕應
娑羅變葉而塔像代興月喻論其跡隱鏡象譬
其常照律師應法似流宣化如渴揚舠游水馳
錫禹山於是捫虛梯漢構立棧道狀奇肱之飛

車類似曳之懸閣體高圖範冠采虹蜺椎鑿響
於霞上剖石灑於雲表信命世之壯觀曠代之
鴻作也青鸞與丹粟競采白金共紫銑爭輝梵
王四鶴徘徊而不去帝釋千馬躑躅而忘歸

舞馬賦 并序

張率

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驪駘詩
誦駟駱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
異有特而出泊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員
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
珍軫服鳥號之駿駒參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
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
賦曰 率賦對皇圖又大賦對舞馬而必賦
維梁受命四載元符旣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

之教必陳檀輿之用已偃玉輅之御方巡考帝
文而率通披皇圖以大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
聖其誰贊見河龍之瑞唐矚天馬之禎漢旣叶
符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今邁皇
王於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
之於不窮諒無所乎朝夕並承流以請吏咸尙
風而率職納奇貢於絕區致龍媒於殊域伊况
古而赤文爰在茲而朱翼旣效德於炎運亦表
祥於尚色資皎月而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

唐之絕類嗣西宛之鴻胥稟妙足而逸倫有殊
姿而特茂善環旋於齊夏知蹈躡於金奏超六
種於周閑踰八品於漢廐伊自然之有質寧改
觀於肥瘦豈徒服阜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
其挾尺縣鑿之辨附蟬伏兔之別十形五觀之
姿三毛八肉之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
製徒觀其神爽視其豪異軼跨野而忽踰輪齊
秀騏而並末駟貶代盤而陋小華越定單而少
天驥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鼻可以迹章

亥之所未遊踰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
亦何暇以理轡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
方潤色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旣而機事多暇
青春未移時惟上巳美景在斯遵鎬飲之故實
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
集國良於民儁列樹茂於皇枝紛高冠以連衽
鏘鳴玉而肩隨清輦道於上林肅華臺之金座
望發色於綠苞佇流芬於紫裏聽落罇之畢舉
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旣闋及九變之已成

均儀禽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廷懷夏后之九代
想陳王之紫駢乃命涓人効良駿經周衛入鉤
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朴而後進旣傾首於律
同又蹠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軀睨兩鏡感雙
鳧旣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躁中於促
節捷繁外於驚桴騏行驥動獸發龍驤雀躍鸞
集鵠引鳧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劔之抑揚豈
借儀於禴袂寧假器於髦皇婉春投頌俛膺合
雅露沫歆紅沾汗流赭乃卻走於集靈馴惠養

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南野若彼符
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摺紳羣后誠希
末光天子深穆爲度未之訪也何則進讓殊事
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岳內郡宜
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日行指云
郊而玄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鳥與駟驢總三
才而驅騫按五御而超摠翳卿雲於華蓋翼條
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軫不泛駕於金輿飾中
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况於人神弘施
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祉於斯萬在虜
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茲而展采將同
昇於庖輝悼長卿之遺書憫周南之留恨

繡賦

張率

尋造物之妙巧固飾化於百工嗟莫先於黼黻
 自帝虞而觀風雜藻火與粉米鬱山龍與華蟲
 若夫觀其締綴與其依放龜龍為文神仙成象
 總五色而極思藉羅紈而發想具萬物之有狀
 盡象化之為形既綿華而雕彩亦密照而疎明
 若春隰之揚蘓似秋漢之含星已間紅而韻紫
 亦表玄而裏素間綠竹與蘅杜雜青松與芳樹
 若乃邯鄲之女宛洛少年顧影自媚窺鏡自憐

極車馬之光飾盡衣裳之妖妍旣徙倚於丹墀
亦徘徊於青閣不息末而反本吾謂遂離乎澆
薄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
靈臺之下豈望地無秋隘里號乘軒巷轉幡旗
門容幘蓋况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植雙
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
之流牕映東隣之棗來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
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温阮
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少壯金戈

之世其合而之輪來其新米實同奉人之教戰
如業如時如與與如之如如實四因其如如
臨榮資米如如
東風音

諫陳寶應書

虞寄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
離世故漂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
士之眷意氣相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悒
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
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審之則
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
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
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

浮詞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仗
劍與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
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
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
肇基草昧初濟艱難於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
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
運洞微之鑒折從衡之辨策名委質自託宗盟
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
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緝睦結將軍以維城

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畧推赤
心於物者也屢申文詔款篤懇懃君臣之分定
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
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
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毫及言無足采千慮
一得請陳愚管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
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薦臻寰宇分崩英雄
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銳精持鉉不可勝紀

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剪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歸惟天所在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身投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

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動高竇融寵過吳芮析圭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順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頴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牙爪胸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豈非張綉罪異盧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弁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

也且留將軍狼顧一生困經摧劔聲實虧喪膽
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
軍所親信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
見矣孰能披堅執銳驅馬深入繫馬埋輪奮不
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
軍之勢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
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
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
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

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
孟傾沒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
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
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
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
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
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下豈
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
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

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
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時
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率不侔師以無名而出
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
吳楚晉室頽顛連城數室長戟百萬拔本塞源
自家圖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
爲將軍計者豈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
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
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

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
軍勿疑吉凶之機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
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
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脩藩服比
面稱臣者乎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
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敝願加三思慮
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隱無幾感恩懷德不覺
狂言鈇鉞之誅其甘如薺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釋真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衣
開七匡正法於將頽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絕
能使崛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
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紐是僧尼
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淨戒就此黎民
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旣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
當僮俛恭承鞠躬祇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
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

濟僧徒一何為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
炬常明戒香恒馥其為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
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
師流芳輦洛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
沙寺裏感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
出法成去世緝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
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
峰山豎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
頰鞞之清行頃年訛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

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
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
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之悲
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斷名籍為其
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脩
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
籍無關簿領並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刹為
居臨中告飯或頭陀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
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

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果
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偽難辯忽使崑峰之上
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其惜也吁可
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剪髮旣無僕使永絕
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
衛如其一朝而散便溘死溝渠遂有赴峻壑而
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
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
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

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恐此
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
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
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鐵伸鉤之力
則並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
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
便同孟昶之浮怯旣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
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
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麾翬飛氣懾將恐

有阻都護之威無益貳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
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歛但浮游之屬萍
逐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旣無田宅京
師又闕主人納履則兩踵併穿歛襟則雙肘皆
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
疑豐飽求朽壤以爲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爲
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
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
便是餼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

軒犧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
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上夢金
人晉武覆脩纜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慙焉或
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
明揚及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畋許嚴君之
高尚愚者絀預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
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
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
聲可錄或繕脩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

古文集 卷之五十一 七十一
三百三
為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
堪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
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
衆無舖糟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為心三業
精脩必用君王為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欣歡
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
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水之師
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
儻復疆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

仰惟領軍檀越外則探賸典墳內則鉤深經論
才高帷幄寄重鹽梅必願降意芻蕘留心正法
微惠研詳薄垂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為
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薰蕕俱剪庶得仙人苑裏
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之德比
恒岱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忤
煩彌增悚惕

神滅論

范縝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卽形也
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
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
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
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
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
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

古
文
世
編
卷
之
三
十
一
志
三
百
十
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
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
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
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
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
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
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
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
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

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
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
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
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
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
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
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
骸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
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

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
 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
 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
 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
 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
 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
 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
 卽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
 別焉答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應榮時凋零

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卽枯
 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
 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
 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邪答
 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
 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
 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
 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
 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旣能慮手等亦應能慮

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
慮問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
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
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
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
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
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
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
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

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
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
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
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
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佗
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
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
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
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

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予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

同其故何耶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員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驊騮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旣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

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
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
事寧是設教而已耶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
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
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
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
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
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
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

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
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
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
濟物之意淺是以主撮涉於貧友去情動於顏
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
多稔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
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
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
廢俎豆列餅鉢家家弃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

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
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
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
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
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
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
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
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